

五代史記

一四



〔史四十二本衲百〕

宋慶元本五代史記

十 四 冊

翻 刻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
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
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
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
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
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
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洛星石爲寶石山

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常改元矣辛卯
 長興二年乃鏤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
 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
 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
 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
 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	李唐	楊渥	王建	劉隱	馬殷	錢鏐	王審知	高季興
年	開平元	天祐四	天祐四	天復七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年	年	年	年	年即位					

戊辰

二

五

正月 克用 立存

五

是歲 隆演 立

武成

巳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
元年

八

八

永平

乾化
是歲 立龔

乾化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五代七十一

癸酉

三月未帝

十

十

三

甲戌

四

土

土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土

土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土

土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亨是歲
龔偕
帝號
改元

戊寅四

十五

光天是歲立

二

己卯五

十六

武義是歲吳王稱制改元

乾德三

庚辰六

十七

二歲是歲立

二

四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龍德

壬午二

十九

二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同光元年

是歲四月改元同光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是歲
威康蜀
云

白龍

是歲
延翰
立

丙戌

明宗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

寶正

是歲
天成
鑄立

天成

丁亥

二

是歲
傳僭
乾貞
帝号
改元

三

二

戊子

三

巳丑

四

庚寅

長興元年

辛卯

二

壬辰

三

二

大和

二

三

四

大有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元

是歲從誨立

長興長興

錢氏推見一號六年其餘皆不見

長興是歲希範立

五

長興

長興

是歲希範立

是歲元瓘立

癸巳

愍帝
即位
十二月

甲午

應順
元年
末帝
清泰元年

乙未

二

丙申

天福
晉高祖
元年

丁酉

二

五

六

天祚

二

唐
是
昇元
李
立

六

七

八

九

十

後蜀
孟知祥
是歲
明德
立

天福

應順
清泰

龍啓

二

永初

通文

二

是歲
立

天福

應順
清泰

戊戌
三

己亥
四

庚子
五

辛丑
六

壬寅
七

出帝
即位

二

三

四

五

六

廣政

二

三

四

五

十

十

十三

十四

十六

是歲
立

是歲
佐立

三

是歲
求隆
立

二

三

四

癸卯
八

甲辰

開運
元年

乙巳
二

丙午
三

丁未

天福
漢高祖
二年

庚

是景歲立

六

二

七

三

八

四

九

五

十

應乾是歲

乾和立展

二

三

四

五

開運

是歲希廣立

是歲
侖立
見廢

是歲延政以建五

天德
州解
殷

六歲是
曦二

七

開運

天德三

四

是歲延政為南唐所屬王氏歲

戊申

乾祐元年
二月即位
隱帝

巳酉
二

庚戌
三

辛亥

廣順
乾祐二年
周太祖
東漢
元年
劉晏

壬子
二

五

十

十五

二十

九

十四

十九

八

十三

十八

七

十二

十七

六

十一

十六

乾祐

是歲依立

乾祐

是歲保融立

是歲希立
是歲希立

是歲希立
是歲希立
廣順
金陵
馬氏
絕

廣順

癸丑三

六

士

十六

士

是歲劉言立見殺王進達立

甲寅

顯德羣世宗

是歲七承鈞立

十二

十七

士

顯德

顯德

乙卯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三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是歲周行逢立

丁巳四

天會

二十

十五

戊午五二

壬子太寶歲是

已未六

恭帝六月即位
明元年正月
遷位

三

壬子二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
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
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
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
夷十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
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

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
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
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
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
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
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
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
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
致書于周求其子質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
志不以忘漢爲讎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

立贊爲嗣則贊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旻子也是
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
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
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
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
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正其是者
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爲正也。馬氏
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
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
殷列傳云殷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
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
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
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
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爲

得其實而希声據湖湘故事九国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与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声立不周歲卒爲繆尔希萼希崇之乱南唐尽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九国志以乾祐三年爲辛亥湖湘故事以頭德元年爲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出次曰潮曰審知曰延翰曰鏐曰昶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潮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爲得其實而運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国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国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

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辛亥
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
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
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
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乾
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
十九年則運歷圖爲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
卒者皆繆也。鱗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
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
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鱗以天成元年殺
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
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鱗
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
志運歷圖皆无永和之號又運歷圖書鱗見殺
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旻九國志云
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
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
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
年冬旻卒又有旻爲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
聞要錄云旻乙卯生卒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

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旻之臣其親
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爲轉寫差誤尔按保
衡書旻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
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
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旻卒於
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
較旻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
時年二十九爲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尔
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
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爲天會元年
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爲天
會元年者繆也晉与梁爲敵國自稱天祐者二
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
滅梁而爲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
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
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
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
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
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
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
之有足爲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
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
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爲中國患三代獫
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
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
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
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
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
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
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

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

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
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
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
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
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
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
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
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
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
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欒河上有鹽鐵

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

兵擊梁阿保機遣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
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
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俚隨頃
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
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
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
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
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射屬莊宗期必滅契
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
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

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
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
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
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
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
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
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
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
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
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

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
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乃解去
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
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
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嚮陰食使我射獵猪
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
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
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
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
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

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
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
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
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
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
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且亡晉兵必并擊已
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
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欸曰故趙王王鎔王趙
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
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

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後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間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

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水薄
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
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
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
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
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
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
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
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
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

大正六年十月五日
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
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
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揔管令
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揔管返
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
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即
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
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
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
十年位至大揔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

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
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
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
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
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
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
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
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
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
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

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
 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
 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
 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
 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
 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
 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
 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
 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
 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

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
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
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
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
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
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
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
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
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
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

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
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先遣禿
餒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
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遡益禿餒
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遡與數騎返
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
禿餒剌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
而赦赫遡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
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
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

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
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
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
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
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
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
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
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袒列曰
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記

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陝西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

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
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
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
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
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
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
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
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
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
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

鎮河東揔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
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
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
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
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
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
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
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
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
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

瑋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
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
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
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
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
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
圍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瑋曰吾三千里赴義義
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瑋爲皇帝自解衣
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
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

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
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
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囑
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
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
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
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
山人也其父祁爲脩縣令劉守文攻破脩縣德
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

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
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
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
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
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
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
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
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
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
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

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大鬼俱斃因遣使
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
爲帝德光拍案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
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鑕德鈞父
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
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
述律問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
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
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
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二十

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
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
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
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
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
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
頰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
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
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
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

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

兵旣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
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
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
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
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
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
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
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
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
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

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
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
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間晉軍且至即復引而
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
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尽
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
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
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
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
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和

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
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
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
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
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
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
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
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
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
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

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
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
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
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
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
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
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
尔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
袍賜重威遣傳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
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

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
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
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
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
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
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
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
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
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
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

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
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礫大掛
皮以爲獸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
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羶裘
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
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
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
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
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
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

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
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
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
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
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
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
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
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
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

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
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鑠并礪遷
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
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
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
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
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
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
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
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

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賁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官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

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
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
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
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裡之間民被
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
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執乃以蕭翰
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
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
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
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

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勲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勲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

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
謂之帝羝焉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
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良皇城

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晏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

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
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
帝在汴州與我筭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
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
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
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
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
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
鎮蕭翰聞德光死奔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
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

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錄之是夕礪
卒兀欲爲人傷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
賜以綃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
遣人報其祖母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
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
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
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
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濟
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
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

機墓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
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
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
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
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
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
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親信安得
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
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
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

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
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
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
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
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
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
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
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
軍亂大將白再筠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
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

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
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
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
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
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
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
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爲
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
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
彊之燕王述輒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

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
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
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
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
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
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
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
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
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涇口關部署右神
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

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
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
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
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
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
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
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
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者因
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

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荏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

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

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求定關北此唐故
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
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
契丹謂嶠曰此辟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求訣
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
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
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
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
水又二日至湯城浞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
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

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
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
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
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
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
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
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
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
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
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具珠寨始食菜明

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鬱然數十里
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
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又東行至裹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
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裹潭入大
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蕪
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
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
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
草玃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

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莽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鎔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

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
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
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
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
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有魚鹽
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
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
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
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
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

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嫪厥
律畧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
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
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
地尤寒水曰瓠瓢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靼子其人髦
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
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
遇一韃靼子則皆散走其國三百皆室韋一曰
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錢

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
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
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
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
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
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
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
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
餉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
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

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
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
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
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
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
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
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
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
歸錄以爲陷虜記云

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

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據
推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

而附錄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爲天顯元年去契
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
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
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爲
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爲會同
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
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
蓋无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入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耨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

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稔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稔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予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

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尔罪也負我者掃
刺與逐不魯尔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
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
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
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
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
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
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
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

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
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
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
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
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
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
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入處
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
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
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

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
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
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
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
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
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
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
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貨財鉅萬計皆籍沒之
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
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

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
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晏刺來朝貢不知爲
生孰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
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
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
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
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
入達靺鞨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
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

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
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
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輶入契丹界以
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
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輶美唐常
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
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
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
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剡覆之其人喜盜

竊而多壽往往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
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彊唐德宗時党項
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
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
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
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
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
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讎常
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
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旣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

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

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
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
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鷄族彊不可近乃
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鷄族苦彥欽
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
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
野鷄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
擊破野鷄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
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
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

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它諸族散處沿邊
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
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
唐之末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
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
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
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
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

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嘗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老目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發鄆州

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勲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

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羗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

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
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
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
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
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
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使晉天福五年義
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
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
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硃砂羚羊角
波斯錦安西白氍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牂褐

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

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

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
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
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
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
銀親踈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
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綠野馬獨峯駝白
貂鼠羚羊角硃砂膂肭臍金剛鑽紅鹽剌氍毹
駱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麴麥黃麻葱韭胡荽以
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
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

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屬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

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踈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鼈牛尾玉蠶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徃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

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
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
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
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
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
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
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四竅馬
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
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
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

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
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
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
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
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
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
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
人勇而好戰瓜州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
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
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

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醴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甑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

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
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
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
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
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
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滂玉
于河然後國人得滂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
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
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
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

小八
五
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
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
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
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
失不紀至長興二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
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
國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
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
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

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

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

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

胡獨鹿若其兩部首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諲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諲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

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
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勗自言嘗使南詔乃矯
詔還其所俘遣勗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
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雋州山後兩林百蠻都
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
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
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標蒞
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
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

城郭聚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

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
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溫遣
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
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
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
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
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
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跋

此宋刊五代史記卽匡貞勸代讓昫慎郭皆闕
末筆卷十八漢家人傳後有慶元五年魯曾三
異校定一行當爲寧宗時刊本此爲建陽坊刻
書中時有訛奪然佳處正復不少宋吳縝五代
史纂誤於是書糾摘綦詳如唐明宗紀贊其卽
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
謂明宗在位止七年七月可強名八年以爲十
年則誤此本固作七年唐家人皇后劉氏傳同
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
爲皇后謂按莊宗紀乃是同光二年二月癸未
立皇后劉氏與此不同未知孰是此本固作同
光二年癸未但脫去二月二字周臣傳贊治君

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謂按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此本固作治國之君義兒李存孝傳求救于幽州李斥威斥威兵至謂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此本固作匡威是可見此所從出之本勝於吳氏所見如謂曾氏據纂誤改正則吳氏所舉甚多何僅取此數條耶他如唐莊宗紀下降於李嗣源嗣源入於汴州不脫下嗣源二字晉出帝紀如京使李仁廓使於契丹如京下無師字梁家人皇后張氏傳天祐元年后以疾卒天祐不誤天福晉家人高祖諸子傳重胤郟王不誤鄭王宦者傳漢瓊西迎廢帝於路路不誤潞職方攷秦成階鳳四州均蜀有不誤漢有南漢劉鋹世家

張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昭桂不誤韶桂皆
與吳蘭庭五代史記纂誤補所訂正者合又周
太祖紀請立武寧軍節度使贊爲嗣武寧不誤
泰寧唐家人皇后劉氏傳後嫁契丹突欲李贊
華突欲不誤突厥康福傳乃拜福涼州刺史朔
方河西軍節度使刺史下不脫朔方二字張彥
澤傳敗契丹於泰州不誤秦州司天攷二天福
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開運元年三月戊
子月有食之顯德三年十二月癸酉月有食之
均不誤日食職方攷衍州周廢不誤周有定州
梁有義武不誤義成南唐李景世家始改名景
不誤璟閩王審知世家唐以福州爲威武軍不
誤武威皆與錢大昕廿二史攷異所訂正者合

又梁太祖紀一天子復位不誤復立紀二赦流
罪以下囚不誤以下因梁末帝紀劉鄩爲兗州
安撫制置使以討之制置下不脫使字唐家人
太祖諸子傳以兵圍其第而誅之不誤族之郭
崇韜傳彥章圍之不誤圖之蘇逢吉傳獄上中
書不誤獄中上書楚馬希範世家開府承制不
誤開封皆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所訂正者合
此外尙有武英殿本及各本之訛誤前人皆未
覺察亦賴有此本始得攷見者如梁太祖紀二
注克丹州無主將姓名不脫克字按若無克字
則似謂丹州無主將姓名而正文之首惡王行
思爲不可通矣周世宗紀殺左羽林大將軍孟
漢卿不誤漢瓊按舊五代史本紀亦作漢卿又

武英殿本考證監本脫瓊字今增正是則此瓊字爲館臣所增又及見淤口關止置寨不誤上置按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二關皆建爲州惟淤口關則但置寨故以作止爲是郭崇韜傳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陽衛州不脫取字按本書梁末帝紀龍德二年八月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舊五代史梁末帝紀下龍德二年八月段凝張朗攻衛州下之蓋衛州本屬唐此時爲梁所奪故當有取字周德威傳以功遷衙內指揮使袁建豐傳明宗爲衙內指揮使義兒李嗣昭傳爲衙內指揮使均不誤內衙按唐末至宋初各鎮將多以親子弟爲衙內官宋代尙有某衙內之稱其明證也張延朗傳以租庸吏爲鄆

州糧料使不作租庸使按下文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是租庸使爲掌度支最高之職似無降爲鄆州糧料使之理則當以租庸使爲是張敬達傳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五十不誤五千按此爲契丹救太原之師由雁門至太原安得有五千里之遙又按四夷附錄一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知不當作五千矣李罕之傳遣子顥送于梁以乞兵不作遣子頥按下文罕之子名頥者早留於晉罕之背晉歸梁晉王幾欲殺頥則是往梁乞兵者必是顥非頥無疑袁象先傳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疊見師厚二字按如不疊見則似末帝

徑自遣王舜賢至洛陽矣高行周傳契丹滅晉
留蕭翰守汴翰又棄去不脫下翰字按如無下
翰字則似契丹將汴棄去矣史主傳爲寧晉樂
壽縣令寧晉不誤晉寧按寧晉與樂壽在唐時
同屬河北道地望相近新唐書昆州有縣四晉
寧居其一然昆州在蠻州之列隸戎州都督府
且舊唐書又作普寧則作晉寧者非矣南平高
季興世家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屬不誤
蜀按屬郡謂以夔忠等州爲己所屬之郡也作
蜀者非南漢世家篇末注皇朝開寶四年不誤
宋開寶東漢劉承鈞世家太祖皇帝嘗因界上
謀者繼元世家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
又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又太宗皇帝御

城北高臺受降均不脫皇帝二字此蓋未經後
人刪改猶足考見歐徐原文以上諸條僅及一
二其他疵類殆不勝舉他日當別爲詳錄以資
考證卷首序目原有闕葉改用北宋殘本卷三
十五第九葉卷五十九第九葉卷六十第三四
葉卷六十二第四葉卷七十四第六至十七葉
均寫補附識於此海鹽張元濟